



標註

臣軌校本

9
3332



3332
卷

唐 王德纂註
日本 羽山尚德校

標註
臣軌校本

明治十五年
八月刻成

清風閣藏

臣軌序

昔時遣唐之使、後先相踵、多齎典籍而還、故佚書之存於我者不少、如臣軌其一也、臣軌稱爲唐武后所撰、蓋以之配太宗帝範也、爲書上下二卷、凡十章、援引古語、論爲臣之道、而武后不能自踐其言、豈不可歎哉、按四庫總目、武英殿叢書、皆收帝範、而臣軌則無所見、其爲佚可知也、我邦行之久矣、有寬文刊本、又有佚存叢書本、今也二書皆希、而寬文本尤多訛謬、羽山

水去五味均平藏

和卿將校讐諸本刻而布於世可謂好古之士矣。因想客歲余遊江州聞石山寺多藏古書往觀之有左氏史漢零本文字奇古迥然殊類蓋唐代物也。嗚呼典籍湮沒何限幸存一二於千百安得不表而傳他日余得優遊乎湖山錄夫左氏史漢悉傳之和卿其無意於此乎。

明治十五年七月

省軒龜谷行識

伊藤九六書

臣軌校本例言

- 一 臣軌唐代之書佚于彼而存于我古人好讀之故手寫本往往有之。至寬文中書估始刊之。
- 一 寬文本既不存且多訛謬故今更刻之。
- 一 此書依向山黃村所藏天正寫本又揭異同於上層。天正本有清原枝賢氏跋蓋係其所手寫。
- 一 此書註文衍誤不少姑從其舊。
- 一 註文多衍之字蓋之是邦訓相通或有以是爲

之者。讀者察之。

明治十五年壬午七月

羽山尚德識

臣軌序

天后御撰 鄭州陽武縣臣王德纂註上

蓋聞惟天著象庶品同於照臨惟地含章羣

生等於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

之仁式罄普覃之惠迺中迺外思養之志靡

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無隔靡无也聖心無私故視之若一

也常願南彈微懇上翊紫機爰須衆僚聿匡

玄化伏以天皇明逾則哲志切旁求書曰知人則哲

一本紫機作紫極

寬文本
下有也字

惟帝其難之亦曰旁
求俊彥啓迪後人
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

聚星辰之秀蜀都賦曰近則江漢炳靈也左思

其英蔚若相如憐若君主毛詩曰嵩高惟岳
峻極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佐助期

寬文本曰
下有漢字

曰將蕭何昂精生也羣英莅職衆彥分司文

於豐通於制度也子曰知過萬人謂之英孔安足以廣扇淳風

國尚書傳曰美德曰彥也長隆寶祚但母之於子慈愛特

深雖復已積忠良猶且思垂勸勵忠書曰咸懷

昔文伯既達仍加喻軸之言列女傳曰文伯

曰語汝理國之要盡在經耳夫服重任行遠
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列女傳曰文伯再拜受

教孟軻已賢更益斷機誨列女傳曰孟子之

母方織問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
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

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
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

免于厮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
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

不為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于脩德
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且夕勤學不

息師事子思遂成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
天下之名儒也

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訓羣公列辟未

問其故至
孟子懼百
六字今依
列女傳補
之

寬文本道
下有之字

敷忠告之規論語曰忠告以善道也近以暇辰遊心策

府穆天子傳曰觀先王之策府也聊因煒管用寫虛襟襟心也

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管形有煒悅懌女美之也故綴叙所聞以為

臣軌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論語曰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鄭玄曰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也思殷室之兩臣分為兩卷

謂伊尹所以發揮言行鎔範身心易曰六爻發揮旁通

情之為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繩準易曰六爻為君也

寬文本脩
下有也字

左準繩若乃遐想絲載眇鑑前脩楚詞曰謇右規矩

脩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曰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也資棟梁而成大廈憑舟楫而濟

巨川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也唱和相依同功共體毛詩

和唱予然則君親既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

率由之道寧二毛詩曰率由舊章事君事父資敬之

途斯一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主之義其至矣

乎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故曰其至矣乎休戚是均可不

寬文本一
下有也字

深鑒休美也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

德雖明終假言而榮行漢書張良言忠言逆

於口利病也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

之工貴申裨導之益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

徒不能贊辭說文曰裨倍益也何則正言

斯重玄珠比而尚輕巽語為珍蒼璧喻而非

寶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遂歸遺其玄

璧祀天也是知贈人以財者唯申即日之歡贈人

按病上恐
脫於字
寬文本非
作弗

寬文本之
作也

以言者能致終身之福家語孔子去周老子

財仁者贈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而竊仁者之跡請送子以言之若使佩茲箴

戒同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

以急也修己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

隨歲積慶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

俱泰察微之士宜所三思論語曰季文子庶

照鄙誠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於後云

臣軌上卷

臣軌下卷

目次

目次

同體章

誠信章

至忠章

慎密章

守道章

廉潔章

公正章

良將章

匡諫章

利人章

臣軌校本卷上

唐

王

德纂註

日本羽山尚德校訂

同體章

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

為心使也。四支謂手足元亦首也左氏傳曰

於心故為相須而後成體。君為元首臣為股

其體相得而後成用。君侯臣理臣侯君食上

寬文本足
下有也字



臣軌校本卷上
清風閣刊

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資敬同也父子雖至親

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古有天子之父无父之家未有无臣之君

无君之國故云未若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安

國曰言大體若身余欲左右有民汝翼孔安國曰左右助也助我

所有之人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余欲宣力四方汝為宣布

安國曰布力立理功汝羣臣當為也故知臣以君為心君以臣

為體臣稟君令故以君為心君須臣力故以臣為體也心安則體安

君泰則臣泰未有心瘁於中而體悅於外君

寬文本无作無

寬文本民作人

憂於上而臣樂於下瘁病也言心病則體中病君憂則臣憂也古

人所謂共其安危同其休戚者豈不信歟夫

欲構大廈者必藉衆材雖楹柱棟梁拱榑榱

桷長短方圓所用各異自非衆材同體則不

能成其構言有棟梁榑拱之材長短相扶然後成其廣廈為國者亦

猶是焉謂人君欲理國者亦必資其衆賢之也雖人材能天性

殊稟或仁或智或武或文然非君臣同體則

不能興其業言有仁智文武之臣同其心體然後興其功業也故周

寬文本者下有之字

寬文本入下有之字

三九 卷上 二 清風閣刊

寬文本平
人下有也
字
寬文本執
心用德不
同作離心
離德不同
寬文本同
下無也字
寬文本也
下有孔安
國曰廣視
聽四方使
下無壅塞
之也十六
字

書稱殷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夷平也。孔安國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此其所以亡也。言殷以離心用德不同也。

周武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亂治也。孔安國曰：言治理之臣雖少而心此其所以興也。言周以同德而興也。尚書曰：

德同也。此其所以興也。尚書曰：

明四目，達四聰。孔安國曰：廣視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謂舜求

賢使代己視聽於四方也。昔屠蒯亦云：汝為

君，目將司明也。汝，嬖叔也。杜預曰：汝為君耳。職在外，故主視也。

將司聽也。汝，師曠也。杜預曰：樂所以聽耳也。軒轅氏有四臣。

蒯古怪反

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言有賢臣為君視於四方。

是知君位尊高，九重奧絕。楚詞曰：君之門若九重也。萬方

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羣官以備爪牙耳目。詩：毛

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也。各盡其能，則天下自

化。盡其能故冕旒垂拱，無為於上者，人君之

任也。晏子曰：古者人君冕前，有旒。臣多見，書曰：垂拱而天下理。論語曰：無為而理者，其

歟。憂國恤人，竭力於下者，人臣之職也。書曰：臣為

上為德為下為仁。又曰：乃命三后恤功。漢名於人至忠。章曰：竭力盡勞而不望其報。

寬文本無
盡勞以下

七字

寬文本龍
下無之字
寬文本狎
作撫
寬文本全
下無矣字
寬文本任
作侯
寬文本豈
下有唯字
員下無而

臣奏曰。夫體有痛者。手不能無存。心有懼者。口不能勿言。言手必存之。口必言之。以喻忠臣事君有過必諫也。忠臣之獻。直於君者。非願觸鱗犯上也。良由與君同體。憂患者深。志欲君之安也。韓子曰。龍之而可狎而騎。然而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全矣。陸景典語曰。國之所以有臣。臣之所以事上。非但欲備員而已。言君之任臣。欲其助而已。宣化豈但備其員而已。天下至廣。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

字

寬文本體
下有上下
字

周也。臣必俟賢之力。故分官列職。各守其位。各有處。其位者。必荷其憂。憂其所主事也。臣之與主。同體合用。主之任臣。既如身之信手。臣之事主。亦如手之繫身。上下協心。以理國事。協合也。不俟命而自勤。同體故也。不求容而自親。協心故也。則君臣之道著也。臣主同體。協心是其道著。

臣軌 校本 卷上 四 清風閣刊

至忠章

蓋聞古之忠臣事其君也。盡心焉。盡力焉。稱

材居位。稱己之材而居其位稱能受祿。稱己之能而受其祿不面

譽以求親。不面譽其君以求親己也不愉悅以苟合。不悅君

心而與之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左傳曰公家之利知无不為忠

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人。內匡

君之過。外揚君之美。不以邪損正。為正不為邪也不

以私害公。納公而私也見善行之。如不及。論語曰見善如

不及見賢舉之。如不逮。若鮑叔薦管仲也竭力盡

勞。而不望其報。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務有

益於國。務有濟於人。言臣竭力盡勞程功積事而不求其賞報者務

其益國濟人故也夫事君者。以忠正為基。忠正者。以

慈惠為本。故為臣不能慈惠於百姓。而曰忠

正於其君者。斯非至忠也。至忠之臣則先行慈惠於百姓而後

忠正於其君也所以大臣必懷養人之德。而有恤下

之心。利不可並。去小利也忠不可兼。行大忠也不去小

寬文本故
下無也字

臣軌校林 卷上 五 清風閣刊

寬文本之
下有性字

利則大利不得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則大利之殘也。小忠則大忠之賊也。若存小利則大利不
成若守小忠則大忠必廢故小利為大利之殘小忠為大忠之賊所以必捨小而取大之也
 昔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言臣之事君竭忠盡節夙夜匪懈勤勞不倦無所不為如土之也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多其功而不言。不自伐其功也此忠臣之道也。尚書曰。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

寬文本義
下無也字

爾乃順之於外。孔安國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之行於外也。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孔安國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也。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人作孝。昌言曰。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謂心常在。其左右也。不倦乎榮辱之事。言雖有榮辱之也。見父母體之不安。則不能寢。見父母

臣軌校林卷四

寬文本也
作之

食之不飽則不能食。憂思在心故忘其寢食
 見父母之有善則欣喜而戴之。樂之而見父
 母之有過則泣涕而諫之。恐其不從己故
 致為此以事其親焉。有為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孔安國曰尚書傳曰人之事君也使無難
 易無所憚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言皆樂為
 易勞逸而無所避也。生憚避也其見委任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
 其見遺忘也則不敢怨恨而加勤。見君之委任則捨恩

寬文本無
也字

寬文本善
上有一字

寬文本曰
作云

而加敬見君之遺忘則不險易不革其心安
 危不變其志。革改也言不以安危險見君之
 善則竭力以顯譽唯恐四海之不聞。欲君之
 見君之微過則盡心而潛諫唯慮一德之
 有失。恐君之過孜孜為此以事其君焉。有為
 人君主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為親所知
 是孝未至也。親知然後事君而不為君所知
 是忠未至也。君知然後古語曰欲求忠臣出

臣軌校勘 卷上

於孝子之門。言忠臣必出於孝子也。孝非夫

純孝者則不能立大忠。言大忠必出於純孝也。左傳曰：穎考叔純

孝愛其母，施及莊公也。夫純孝者則能以大義修身，知

立行之本。論語曰：孝悌也其為人之本歟。鄭

欲尊其親必先尊於君。君尊而親卑，故欲安其家必

先安於國。國大故而家小故。故古之忠臣先其君而後

其親，先其國而後其家，何則？君者親之本也。

親非君而不存，國者家之基也。家非國而不

寬文本國
下無也字

立。親由君而得存，家因國而得立。故先君而後親，後家而先國也。昔楚恭王

召令尹而謂之曰：常侍管蘇。管氏，蘇名。常侍於君，與我

處，常勸我以道，正我以義。言常以義為君之道，義勸正我也。吾

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若其勸正我，雖然吾有

得也。謂得其為君之道義，其功不細。言勸正之功甚大也。必厚祿

之，乃拜管蘇為上卿。若管蘇者可謂至忠至

正能以道濟其君者也。

寬文本我
也也作已

寬文本大
下無也字

守道章

夫道者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注苞當作包

大无所不苞故上覆於天下載於地苞裹萬

物道之故布稟授無形皆始於道舒之覆於

六合卷之不盈一握言能屈小而能大無間

大包昧而能明外開而弱而能強後身而柔

而能剛卑而不夫知道者必達於理道達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理明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己不以外物言察於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

就莫之能害也夫權道及經合義无所不通

喜禍至不憂唯變所以此退居而閑遊江海

山林之士服以此佐時而匡主忠立名顯而

身榮言以此道退居而閑遊潛遁則江海山

其君主則忠名顯而身先榮也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

倫也退謂閑遊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在者聖人尊貴之故黃帝問廣成老子曰道

寬文本水

於峒山唐堯見四子於汾水也

一本能作若

常無為而無不為。河上公曰：道以無為為常也。侯王能守

之萬物將自化。河上公曰：言侯王而能守以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道佐人主者。河上公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

天下。河上公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矣。夫佳兵

者不祥之器。河上公曰：祥，吉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故有道者不處。

也。河上公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也。又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河上公曰：上士聞道，自勤若竭力而行也。中士

聞道若存若亡。河上公曰：中士聞道，治身則長存，治國則太平傾然而存。

之退見財色榮利，感於情欲而復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河上公曰：下士

貪狼多欲，見道恭敬謂之恐懼，不笑不足以

為道。河上公曰：不為一士所笑，不足名之為道也。莊子曰：夫體道

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言體道之人，隨物變

化，故自天祐之，一心定而萬事得。事得由乎心定。文

子曰：夫道無為無形。湛然安靜，莫見其形矣。內以修身

外以理人。言理人修身皆資於道。故君臣有道即忠惠

君惠而臣忠也。父子有道即慈孝。父慈而子孝也。士庶有道

十 清風閣刊

寬文本服 下無矣字 寬文本吉 作善

寬文本亡 下有也字 寬文本笑 之作笑也

寬文本道 下有者字 寬文本形 下無矣字

即相親更相親愛故有道即和同無道即離貳言人

有道者雖疎遠而必和同无道者雖親近而必離貳言道不可不貴也由是觀

之無道不宜也道周萬物故管子曰道者一

人用之不聞有餘纔自足也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道濟羣品故皆足也所謂道者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

焉則大得福言福之大小道者所以正其身

而清其心者也言正身清心非道不可矣故道在身則言

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夫言行合宜忠孝得

寬文本之下有也字

寬文本月
下無也字

節皆由於道故淮南子曰大道之行猶日月

也言道明自廣遠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

其所馳騫千里不能移其處自江至河不能

易千里之內晷景同故其趨捨禮俗无所不

通道能通是以容成得之而為軒輔傳說得

之而為殷相得謂道故欲致魚者先通水泉深而魚

自欲致鳥者先樹木林茂而鳥自歸欲立忠者先知

道知道而忠自立又曰古之立德者樂道而忘賤故

一本趨作

寬文本木
下無註

名不動心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志言立德之人志

在於道貧賤之辱尚乃忘之則名利之榮豈能動矣也職繁而身逾逸

官大而事逾少以道理之故也靜而無欲志清靜而無所欲也

澹而能閑心恬憺而能閑逸也以此修身乃可謂知道

矣言能以此六者修身然矣不知道者釋其所

以有求其所未得不知道之人則釋其己之

也神勞於謀智煩於事勞於分福至則喜

禍至則憂禍福萌生終身不悟此由於不知

寬文本福
作物

寬文本道
下無則字

道也說苑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山高而後有雲

也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水深而後有蛟龍也君子致

其道而福祿歸矣道成而後有福祿也萬物得其本則

生焉百事得其道則成焉本亦道也

公正章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

為夫天覆於上地載於下日月之為臨燭四時之有代謝而豈有私哉也忍所

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夫志士仁人佐時匡

正之心不以親昵而變其情不以利害而易其操故周公誅其弟石錯戮其子行大義而

可謂公矣也此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而

而用私彌長其邪愚人臣之公者理官事則不

營私家官事不成則在公門則不言貨利言貨利則

不公門當公法則不阿親戚阿親戚則奉公舉

賢則不避仇讎左傳曰外舉不棄讎忠於事

君仁於利下則言人臣之公者事君推之以恕

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伊尹呂望也論語

而已又曰君子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也

羣而不黨也伊呂忠義於湯武公正於周文竭意君朝无

私室故得功存於古名顯於今可謂人臣之

也公理人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公

而已矣唯公可以當唯公心可以奉國唯公

一本無也

寬文本周

文作殷周

寬文本焉

下無也字

心可以理家。言无公心則不可理家奉國矣。公道行則神明

不勞而邪自息。公道既行則人皆正直故私神明不勞而姦邪自息也。私

道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私道既行則人皆虛詐故雖繁其刑

罰而姦邪不止。故公之為道也言甚少而用甚博。正公

无私其事易立故出言雖少而所用則博也。夫心者神明之主。非

心不明故以心為主。萬理之統也。統攝萬理皆由於心之也。動不失

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故古之君子先正

其心。言動發心神不失其正則雖天地之大亦可感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是以

古之君子樹德立功者莫不先正其心矣也。夫不照於昧金而照

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鑒於流波而鑒於

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

形物之形見其善惡而物无怨者以鏡水至

公而無私也。鏡水至公猶免於怨而況於人

乎。言人能公正者則必不能怨。孔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說苑曰人臣

寬文本止下有也字

寬文本怨下有也矣

臣朝林本卷上 西清風閣刊

寬文本行
下無也字

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言榮辱隨其所行也。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禍福由榮辱而生也。

何謂六正六邪？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

見。謂事未發之時。照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

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謂使

功格上天德天下稱孝焉。稱主之孝如此者，聖臣

也。二曰：虛心白意。白謂潔白進善通道。通有道之人於其君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勉謂勸勉，諭猶曉也。長策若張良八

難陳平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美鄭玄曰：將順其美，鄭玄曰：過則稱己也。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

敢獨伐其勞。伐猶取也。言功成事立，雖由於君，而皆歸之於君，不敢猶取其

也。勞之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

寐。毛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進賢不懈。進舉賢良，而不懈怠。數稱

於往古，行事以勵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

往古，行事者謂往古之君所行之事也。如此者

若堯舜禹湯之皆稱之，以勵其君也。忠臣也。四曰：察見成敗，早防而救之。謂察見其君有

寬文本行 下無也字

臣軌 卷上 十五 清風閣刊

成敗之事則早設引而復之君若已有傾敗則引使復其未

禍以為福令君終世無憂能轉君昔時之禍以為今日之福而

職事文謂簿書也職主也辭祿讓賜不令受贈遺言以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雖

嚴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

悔所行夫昏虐之君好行誅戮怒忠直之士

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一曰安官貪

祿安其所居之官營於私家不務公事營於私家

渴於策猶不肯盡節言君思其善論想良策

容容乎與代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容々自安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寬文本良
上有其字

一本正下
無也字

寬文本上
以下無之

寬文本面
作而

寬文本意
下無也字

一本無令
字

寬文本私
下有求字

寬文本矣
仁倒

之貌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言進退隨君不為匡諫也隱而求

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言隱猶私也言私具主

之所好之物而進之以快其主之耳目心意之也偷合苟容與主為

樂不顧其後害言苟得與君合志同為歡樂豈顧有後害也如此

者諛臣也三曰中實諛險外貌小謹內慢而外恭也

巧言令色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心疾賢疾害賢能恐君用之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

過而匿其美冀己意得行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

當號令不行皆由進人退人不實故也如此者奸臣也四

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能令是非无定所也內離骨肉之親弃宗族也外妬亂

朝廷善也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威權

皆在於己而不由其君也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

黨以富其家擅發己情持操國事以為輕重於其私門成其朋黨以富其家

也業又復增加威權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又增之

寬文本也
下無矣字
寬文本義
下無也字

權矯主之命而作威。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
作福以自尊顯也矣。
 主以邪墜主不義。進諂媚之言用邪僻之行
而使其君陷於不義也。
 朋黨比周以蔽主明。讒佞人共為朋黨以蔽
主明不得使其彰著之
 也。入則辯言好辭。諂也出則更復異其言語。
諂其君也。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猶隔也言能
為是使白黑是非無隔別也。候伺可不推因而附。然使主
非无隔別也。
 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謂候伺君之行事
尋因而附會以為實然遂使主之
過惡彰布境內流聞四隣之也。如此者亡。

一本六邪
下有之字

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
 六邪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見人死則
 見思。見人思此人臣之術也。

匡諫章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謂匡救其君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易曰蹇卦六二爻辭也

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
私身遠害執心不同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

故以蹇々之材為難也。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

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為也。忠臣則必諫其君春秋傳曰：齊景公

坐於湓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杜預曰：濟，益也。

寬文本和
下有夫字

寬文本曰
下無否字

君臣亦然。杜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曰否也。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曰否也。

不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杜預曰：獻，君之否也。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人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杜預曰：詩頌殷中宗也。言中宗能與賢者和平，可其政如羹，警戒且平也。和

於大羹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

寬文本何
下有也字

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忠乎。孔子不對。又問。三皆不對。趨而出。告於子貢曰。公問如此。爾以為何如。爾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忠矣。夫子奚疑焉。何。孔子曰。鄙哉爾不知也。昔萬乘之主。有諍臣七人。則主無過舉。言舉事。無過失也。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之也。千乘之國。有諍臣五人。則社稷不危。孝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百乘之家。有諍臣三人。則祿位不替。失其國之也。

替廢也。孝經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也。父有諍子。不陷。無禮。孝經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也。士有諍友。不行不義。孝經曰。士有諍友。則不離於令名也。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忠也。言其不得為忠孝也。孝善乎。鄭玄曰。委曲從君。父之命善。只為善惡。只為惡。又焉得為忠臣孝子乎也。新序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能諫。暴君不畏。見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其死乃為忠勇。見過則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見君之有過。則犯顏而諫之。諫而不用。則以死繼之。可謂忠之至也。晉平公

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也。言此三者皆國家之大患也。公曰。善。乃令曰。臣有欲進善言而謁者不通。罪至死。謁者。也。言臣欲有進善言於其君而謁者之官不通聞於上則罪至於死。說苑曰。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夫臣於人者。不其識安危之機。然後可以事其君矣。故書曰。為臣不易也。君有過失而不

諫諍。將危國家。殞社稷。見君之有過失。而不將欲危其國家。殞其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謂盡忠貞之所藏。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君用其言則留。不用其言則去也。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謂能以死諍其君也。有能率羣下以諫君。羣下謂眾臣也。君不能不聽。言必聽也。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由其用諫故也。竟能尊主安國者。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反君之事。謂之奪。君之私心。歸之於正義。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而成

臣輔本 卷七 王清風閣刊

國之大利者謂之弼。故諫諍輔弼者。所謂社稷之臣。明君所貴也。言諫諍輔弼雖事迹有殊至於安國寧人其功不異故俱謂社稷之臣而明君之所貴也又曰。夫登高棟臨危檐。而目不眴。心不懼者。此工匠之勇也。眴猶入也深泉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父之勇也。入深山刺猛獸。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也。臨戰先登。暴骨流血不辭者。此武士之勇也。居於廣廷。作色端辯。以犯君之嚴顏。前雖

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杜預左傳注。後雖有曰。軒大夫車。斧鑕之誅。未為之懼者。此忠臣之勇也。君子於此五者。以忠臣之勇為貴也。夫武士獵夫。有匹夫小勇。而不能成其大功。至於忠果之臣。公正之士。廣廷作色犯主。嚴顏不顧。乘軒之榮。不憂斧鑕之戮。而使國安人泰。理定功成。道著當時。名流後代。故為君子之所貴也。代要論曰。夫諫諍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矯君之枉。非君之非。救上之謬也。救君上之謬誤。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不

寬文本相
下有矣字
寬文本公
作王
寬文本非
下無而字

也安故論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鄭玄曰相扶公者也然則扶危之道莫過於諫諫則
危也危傾也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興貴
在諫子若君父有非而臣子不諫欲求國泰
家榮不可得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君鄭玄曰君父
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

臣軌校本卷上終

臣軌校本下卷

唐王德纂註

日本羽山尚德校訂

誠信章

凡人之情莫不愛於誠信誠謂無虛操信謂
信實者則誠信者即其心易知言無誠信者
人皆愛矣則不可知矣
故孔子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上有誠信則
信則非誠信無以取愛於其君非誠信無以

九
卷上
一
清風閣刊

取親於百姓。人有誠信則君愛之君有誠信則人親之言致親愛唯在誠信也
 故上下通誠者則暗相信而不疑其誠不通者則近懷疑而不信。言君臣誠通者則暗合而無疑誠異者則雖近而不可信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鄭玄曰不可者言不可行也
 大車无輓小車无軌其何以行之哉。鄭玄曰大車栢車小車羊車輓穿轅端著之輓因轅端節之車待輓軌而行猶人之行不可无信也
 呂氏春秋曰信之為功大矣。謂天地四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待信而成故曰大也
 天行不信則不能成歲

地行不信則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夏之德暑暑不信則其物不長秋之德雨雨不信則其穀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則其地不剛夫以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不信成物況於人乎。言人不可无信也
 故君臣不信則國政不安。有傾危也
 父子不信則家道不睦。失孝慈也
 兄弟不信則其情不親。无恭友也
 朋友不信則其交易絕。不能久也
 夫可與為始可與為

寬文本亦
下通作服

寬文本肥
作服

終者其唯信乎。信則終始不二信而又信。重襲於身。襲猶服也則可以暢於神明。通於天地。暢亦通也昔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道。孔子對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肥而後求良焉。士必慤信而後求知焉。言弓不調而勁則摧折。馬不信而良則泛佚。士不信而智則虛詐也。若士不慤信而有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近也。夫士无慤信而有智能。適足助其姦雄之材。而為亂君父師比。豺狼而縱虐其可近也。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寬文本歸
下有也字

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信也。自體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論曰。君子修身。莫善於誠信。言誠信乃修身之本。夫誠信。君子所以事君上。懷下人也。懷歸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與期焉。有信故也。此以誠信為本者也。故誠信。

者。天地之所守而君子所貴也。天地有誠信然後萬物成

君子有誠信然後百行著故天地所守君子所貴也。傅子曰言出於口

結於心。結謂守以不移故立其身。謂守其前

也。此君子之信也。故為臣不信不足以奉君。

為子不信不足以事父。奉亦事也。言事君故

臣以信忠其君則君臣之道逾睦。子以信孝

其父則父子之情益隆。言臣不能以信忠於

貳子不能以信孝於其夫仁者不妄為。為得

寬文本君下無則字

智者不妄動。動合於禮擇是而為之。不為計義而

行之。計合於義故事立而功足恃也。身沒而

名足稱也。由其動為雖有仁智必以誠信為

本。故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言雖有仁智

不可以為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言小人

也。君子雖殞善名不滅。身沒而小人雖貴惡

名不除。位隆而

慎密章

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謂若曾參顏回之儔。謀慮機

權，不可以不密。謂若孔光陳寵之儔。憂患生於所忽。忽

也。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所忽也。禍害興於細微。言禍害

從細微而起，故蟻溜漂都，突煙焚邑之也。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

身之悔。夫不慎於始，則禍成於末。雖終身積

伯永慙於水濯也。故言易洩者，召禍之媒也。事不慎

者，取敗之道也。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謀者謀於未兆，慎者慎於未成，不困在於

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早慮則不困，早豫則不窮。故書曰：敬戒無慮，易

曰：思豫也。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

以避其危。為所非為，必致傾危。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

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憂患不至，而

吉乃大來也。唯智者能之。若非智者，則必有其憂患也。故恐懼

戰兢，所以除患也。恭敬靜密，所以遠難也。終

身為善，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失之，豪釐差己，千里成之，難毀。

之易雖終為善而一言敗之不可不慎也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

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論語曰駟不及舌鄭玄曰君子過言

出口駟馬追不及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

反自傷也人之出言若不當於理則及自傷已同於兵刃也言出於

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邇近也

言布於人行流於遠雖欲復止其可得乎故君子慎之也夫言行者君子

之樞機韓康伯曰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夫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言於

未覩未聞之前而戒懼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之故能免於患難也言隱微尤為顯見以下其無隱不彰無微不著故也是故君子慎其獨

獨謂獨居在獨猶慎況於事君乎況於處眾乎言事

君處眾則慎之彌甚昔關尹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響隨言而美惡

影隨身而短長以喻憂患寵榮亦隨人所行也言者所以召響也身

者所以致影也言其所以召響身所以致影亦猶慎之所以致福慢之所

以召禍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身將有隨

寬文本甚下有也字

寬文本言下其作之

之。而汝也言禍福之理既由人而昔賢臣之

事君也。入則造膝而言。出則詭詞而對。人或

則不告以實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詞。辭善則其稱君過則

其稱也。其進人也。唯畏人之知。不欲思從己出

其圖事也。必推明於君。不欲謀自己造。畏權

而惡寵。畏其威權。惡其貴。晦智而韜名。深智

藏其美名。不欲使人知之。韜藏。不覺事之在身。不覺榮之在

己。言能混人。閉其口。我閉其心。人密其外。我

密其裏。裏猶內也。心尚閉之。況其口乎。內尚密之。況其外乎也。不慎而

慎。不恭而恭。或於無形。斯大慎之人也。故大慎者

心。知不欲口。知其次慎者。口知不欲人知。口知

謂口也。故大慎者閉心。次慎者閉口。下慎者閉

門。昔孔光稟性周密。凡典樞機。十有餘年。時

有所言。輒削草藁。謂進言於其君也。削草藁者。懼其事洩於外。沐

日歸休。兄弟妻子讌語。終不及朝省政事。言其

義慎深也。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温室殿名也。在

長樂宮中光默而不應更答以他語捨温室之樹而別以他語若孔光者可謂至慎矣故能終身無過享其榮祿周密故無過至慎故享祿也

廉潔章

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清靜無為天之德也所謂用天恭廉守節則地與之財恭廉守節地之德也人能體之則地與之時所謂分地之利君子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毀廉言君子之人雖處富貴不以奢侈之養而

寬文本利下有也字

傷其身雖居貧賤不以無義之利知為吏者而毀其廉言所為必合於道也

奉法以利人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人言知吏

之道者則奉公法以利人不知為吏之道者則枉公法以侵人也理官莫如

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寶也吏能廉平則患

難遠已故非其路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為寶也

而求之雖強不得越分也知者不為非其事廉

者不求非其有知其不可故也是以遠害而名彰也

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財

一本也作矣

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夫不義而處富財，必招劫奪之患，無

德而居高位，必踐傾危之灾，故富季文子相

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性廉也。仲孫忌諫曰：子

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

怙，且不顯國也。仲孫不曉文子之意，故發此言。文子曰：然，吾

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欲與

同其好惡且吾聞君子以德顯國，不聞以妾與馬者。夫德者得之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也。唯若

寬文本好 下無於字

自得，則不足。以行矣。若獨貪於奢侈，好於文章，是不德也。何以相國？文章謂錦綺之屬也。仲孫慙而退。韓宣子

憂貪，叔向賀之。賀其貪也。宣子問其故，對曰：昔欒

武子貴而能貧，故能垂德於後。今吾子之貧，

是武子之德，能守廉靜者，致福之道也。吾所

以賀。宣子再拜，受其言。宋人或得玉，獻諸司

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杜預曰：玉

人能治玉者也。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寬文本與上無玉字

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玉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公儀休為魯相。使食公祿者不得與下人爭利。爭商賈之利也。受大者不得取小。大謂君祿。小謂人利也。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君魚。何故不受。公儀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言己為相。自給。其魚。今受魚。而免相。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一本遺下無君字

下無君字

良將章

夫將者君之所恃也。恃之。以禦侮也。兵者將之所恃也。恃之。以勝敵也。故君欲立功者。必推心於將。推誠心於將之末。勝者先致愛於兵。致其慈愛於兵。夫愛兵之道。務逸樂之。務豐厚之。不役力以為己。不貪財以殉私。內守廉平。外存憂恤。

寬文本上恃下無也字

其逸樂豐厚。不可役兵之力。以為於己。不可貪兵之財。以殉其私。內守廉平之性。外存憂恤之心也。昔竇嬰為將。置金於廊下。任士卒取之。

私金且猶散施。豈有侵之者乎。吳起為將。卒有病癰者。吳起親自吮之。其愛人也如此。豈有苦之者乎。夫將者心也。兵者體也。言兵將共為心也。心不專一。則體不安。將不誠信。則卒不勇。言心能專一。然後體安。將有誠信。然後卒勇也。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必以其身先於士卒。而不避矢石之害也。暑不張蓋。寒不被裘。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謂徧得汲也。軍幕未辨。將不言倦。當其合戰。必立矢石之間。所以齊

勞逸。共安危也。夫人之所樂者生也。所惡者死也。然而矢石若雨。白刃交揮。而士卒爭先者。非輕死而樂傷也。夫將視兵如子。則兵事將如父。將視兵如弟。則兵事將如兄。若將無子弟之恩。則兵無父兄之敬。皆由其將也。故語曰。父子兄弟之軍。不可與鬪。由其一心而相親也。是以古之將者。貴得衆心。言以得衆心為貴也。以情親之。則木石知感。況以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將若能以情親其士卒。

寬文本矣
作乎

則雖曰木石猶感應矣況以仁愛率下而不得其死力乎言其必得之矣孫子兵

法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謂因地高下制其避就之

也形兵因敵而制勝謂因敵虛實制其封捷之勝也兵無常道

隨時之變水無常形任地之勢兵能隨敵變化而取勝

者謂之良將也所謂虛者上下有隙將吏相

疑者也所謂實者上下同心意氣俱起者也

善將者能實兵之氣以待人之虛不善將者

乃虛兵之氣以待人之實虛實之氣不可不

察虛者喪兵之本實者勝敵之源得失由之故不可不察昔魏武侯問

吳起曰兵以何為勝吳子曰兵以整為勝武

侯曰不在衆乎武侯之意以衆為勝矣對曰若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

之師何益於用杜預左氏傳註曰鼓以進軍金以退軍所謂整

者居則有禮有軍旅之禮也動則有威有征伐之威也進不

可當退不可追進退不失其宜故也前却如節左右應

一本應作如

而下當有而字

麾謂得前却之節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
 而不可離可用不可疲是之謂禮將也吳起
 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抱臨難決
 疑此將軍也軍法合戰則將自鼓也一劔之任非將事
 也夫將有五材四義知不可亂明不可蔽信
 不可欺廉不可貨直不可曲此五材也受命
 之日忘家出門之日忘親張軍鼓宿忘主宿謂
 以進之止宿鼓援抱合戰忘身此四義也將有五材

四義者百勝之術也謂得百戰百勝之術夫攻守之法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言攻戰守備之法無恃其敵不來當恃吾有備以待之無
 恃其敵之不攻當恃吾之兵整不可攻也夫將若能先事慮事先
 防求防如此者守則不可攻攻則不可守我
 則彼不可攻我攻則彼不能守言其進退由己也若驕貪而輕於敵
 者必為人所擒必為敵人昔子發為楚將攻
 秦軍絕饋餉軍中饋餉無繼之也使人請於王因歸

問其母。其母問其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使
者曰。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以絕於饋餉
故用升分粒言

不能全升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菽大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也。又問曰。

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牛

曰芻犬豕。後子發破秦而歸。母閉門而不納。

怒其失為將之道。故不許入門。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

踐之伐吳歟。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

江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足加美。而士

卒如有醉容。懷其德也。戰自五馬。士卒懷其
恩德故至

於戰陣各自盡力。一當敵之五馬。異日又有獻一囊糗糒者。

書曰。峙乃糗糒。孔安國曰。皆當貯峙汝糒之糧也。王又以賜軍士。軍

士分而食之。甘不足踰嗑。嗑咽士卒如有飮

容。懷其恩也。戰自十馬。一當敵今子為將

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黍梁

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其上。謂升

分菽粒。康樂。謂芻黍黍梁。雖復得勝。非其術也。言非為將之道術也。

寬文本下
將下有也
字

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然後得入。及後
 為將。乃與士卒同其甘苦。能齊其勞其安危也人懷恩
 德。爭先矢石。爭先犯矢石遂功名。日遠。若子發之
 母者。可謂知為將之道矣。昔趙孝成王時。秦
 攻趙。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曰。
 括不可使將。言括之才不任將帥始妾事其父。括之父奢父
 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親自奉飯以十數者所以厚養其士欲盡其力所交者以百數。以友道交之者又百數也

大王所賜金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共之。
不獨受君之賜受命之日。不問家事。君專於命今括一旦
 為將。東向而朝。東向而朝者避君之南面也軍吏無敢仰
 視之者。言括不撫士故軍吏懼也王所賜金帛。歸悉藏之。
不與士卒共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欲取之父
 子不同。執心各異。奢仁惠括貪虐願王勿遣。勿遣代廉頗也
 王曰。吾計已決矣。謂用括之心已定矣括母曰。王終遣
 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言括之有罪也必坐於已也王

曰不也。言必不使也。括遂行伐廉頗為將四十

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終如括母之言也。杜預左氏傳註曰

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也。王以括母先

言不加誅也。若趙括母者可謂豫識成敗之

機也。

利人章

夫黔首蒼生天之所甚愛也。書曰惟天惠人。史記曰秦命人

為黔首也。為其不能自理故立君以理之。左傳曰天生人

而樹之君為君不能獨化故為臣以佐之。書曰樹

公承以大夫師長夫臣者受君之重位牧天之甚愛

牧焉可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

任職則思利人事主則思安俗故居上而下

不重處前而後不怨。言君子既能利人安俗

處前而後不與其怨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非衣食不

一本本下有也字本也。人者國之本。國非人不立人恃衣食猶魚

之恃水國之恃人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
 可以生人無足則不可以步故夏禹稱人無
 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皆引過以歸也是以為臣之忠者先利於人
 乃為忠也利人然後為忠也管子曰佐國之道必先富人人富
 則易化是以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不相
 然俱王天下者必國富而粟多言國富粟多乃可以王於
 天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貴其農也凡勸農之急
 寬文本勸
 上無凡字

必先禁末作末作謂雕文纂組也末作禁則人無遊食
 人無遊食則務農務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則粟多則人富田姓足也是以古之禁
 末作者所以利農事也末作妨於農事故禁至如綺繡
 纂組雕文刻鏤或破金為碎謂雕文刻鏤也或以易
 就難謂綺繡也皆非久固之資徒豔凡庸之目
 如此之類為害實深故好農功者雖利遲而
 後富好末作者雖利速而後貧但常人之情
 寬文本禁
 下未作之

罕能遠計。弃本逐末。十室而九。本謂農功。末謂末作。纔逢水旱。儲蓄皆虛。良為此也。為弃本。遂末。故故善為

臣者。必先為君除害興利。所謂除害者。末作也。所謂興利者。農功也。夫足寒傷心。人勞傷

國。自然之理也。養心者。不寒其足。為國者。不勞其人。為猶臣之與主。共養黎元。必當省徭

輕賦。以廣人財。謂省人徭役。十一而稅也。不奪人時。以足人用。論語曰。使夫人之於君。猶子於父母。未

寬文本子下有之字

有子貧而父母富。子富而父母貧。言必同其貧富也。

故人足者。非獨人之足。國之足也。人匱者。非

獨人之匱。國之匱也。是以論語云。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孰誰故助君而恤人者。至忠之遠謀

也。損下而益上者。人臣之淺慮也。謂減損下人而增益

君賈子曰。上古之代。務在勸農。故三年耕而

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餘三年之蓄。卅年耕

而人餘十年之蓄。故堯水九年。湯旱七載。野

無青草。而人無飢色者。誠有此備也。有此勸農之備

故建國之本。必在於農。忠臣之思利人者。務

在勸導。家給人足。則國自安焉。論曰。夫君臣

之道。上下相資。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

翼。管子曰。齊桓公歎曰。孤之有翼。仲父若飛。鴻之有羽翼也。故至神攸契。

則星象降於穹蒼。妙感潛通。則風雲彰於寤

寐。王文憲集序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

同體也。則股肱耳目。不足以匹其同。其益政

一本道作農

也。則麴蘖鹽梅。未可以方其益。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

若作和羹。爾鹽梅也。諒直之操。由之而興。節義之風。因

斯以著。是知家與國而不異。君與親而一歸。

顯己揚名。惟忠惟孝。每以宮闈暇景。博覽瓊

編。觀往哲之弼諧。覩前言之龜鏡。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未嘗不臨文嗟尚。撫卷循環。庶令匡翊之

賢。更越夔龍之美。夔龍皆虞舜之臣也。爰申翰墨。載列

縑緗。何則榮辱無門。惟人所召。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

也。若使心歸大道，情切至忠。左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經也。

務守公平，貴敦誠信，抱廉潔而為行，懷慎密

以修身，奉上崇匡諫之規，恤下思利人之術。

寬文本之作也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論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自然名實兼茂，祿

位俱延。莊子曰：名者實之賓。榮不召而來，辱不遣而斯

去。然則忠正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慶之源。

若影隨形，猶聲逐響。書曰：惠迪吉，惠迪凶，惟影響也。凡百羣

彥，可不勗歟。

垂拱元年撰

同

辛八月二十日

臣軌校本下卷終

目録
卷一

明治十五年六月三十日版權免許
同 年八月二十日 出版



校訂人
標註人

埼玉縣士族

羽山尚德

本郷區湯島天神町三丁目番地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牧野善兵衛

芝區芝口壺町目六番地



